

青年作者短篇选

第二集



青年作者短篇选

第二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青年作者短篇选

第二集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7印张 2插页 150千字

1965年6月北京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 定价(5)0.68元

目 次

刀尖·····	林 雨	3
桥·····	任斌武	18
練·····	达应廷 陈启中	32
副連长·····	楊宇心	45
插紅旗的人·····	肖云星	60
通訊員外传·····	丁大华	75
笙歌岁月·····	干 戈	85
雪松·····	邹仲平	96
在陣地上·····	萧 茅	108
“游击”場长·····	吳連增	119
老保險·····	王慧芹	131
青春的閃光·····	牟建功	142
补充材料·····	楊 忠	147
三人一条心·····	李荣香	158
女兽医·····	楊友德	167
“儿童团长”·····	张 恒	186
白云之歌·····	汪浙成	196

理想的路.....李廷舫 212

編后記..... 223



刀 尖

林 雨

某团二連，思想紅，技术硬，在前綫部队中远近聞名。今年八月，我接受了对二連进行典型报道的任务。写什么呢？一坐上汽車，我就根据过去我在二連所了解的材料，苦苦思考这个问题，可是，直到下車的时候，也沒想出个眉目。

刘 明 远

到了二連的防地，已是午后。过去，离二連营房老远，就能看到处处热气騰騰；可是今天，进了营房显得冷冷清清。室内室外扫得干干净净，宿舍里空无一人。直找到操場上，才看到有一人背着个筐子，在那边跑一陣，爬一陣，嘴里还不住地喊着“咣”“噠噠噠……”的枪炮声，象小孩玩耍一般。仔細一看，原来是刘明远。亚热带八月的中午，太阳象在噴火一样，晒得人火烧火燎

的。可是，他象什么也沒有感覺到，背着筐子，頂着太陽，不停地跑啊，跳啊，爬啊，喊啊。那認真的勁頭，真象在敵火下運動。

劉明遠是二連的炊事員。這人干活比誰都多，說話比誰都少。劈個把鐘頭的木柴，臉上不見几顆汗星；而發一分鐘言，汗水能流成行。今天，竟然這般活躍，實在出奇。

不知他在搞什麼名堂，我就喊他：“劉明遠，劉明遠同志！”

劉明遠听有人喊他，就安靜起來，眨眼間又成了我熟悉的那個劉明遠了。他轉身一看是我，連忙走過來，敬了個禮，說了聲：“你好！”再也沒話了。

他背着筐子在前面領路，把我帶到炊事班去歇歇。我在後面仔細端詳他背上的那只筐子。那是竹子編的，結實美觀。筐子裡面裝着一只有蓋子的鐵桶，看那沉甸甸的樣子，桶里象是裝滿了水。筐子裝在一個有短腿的竹架子上，竹架套在他的肩上，背着穩穩當當，好象是長在他背上。我知道劉明遠是閩西山區人，從小就和竹子打交道，竹器活路很能拾得起來，這筐子定是他自己編的。

我問：“劉明遠同志，連隊到哪去了？”

他頭也不回地回答：“前沿。”那聲音雄渾，宏亮。

我又問：“有戰鬥任務？”

他說：“訓練。”他說話永遠是這般簡單。

從他簡單的回答中，我終於弄明白了：二連是前几天拉到前沿陣地，結合任務進行訓練去了，十天半月還回不來；這裡只留下劉明遠一人，喂豬種菜，管理全連的副業生產，任務自然很重。

到了伙房，我們洗罷臉，劉明遠要給我炒飯，我制止了，自己找了兩個冷饅頭，切了一盤咸菜，一邊吃一邊和他談起來。他也脫掉外衣，切起豬菜。

我問：“你在操場上搞什麼名堂？”

“訓練。”

“只一個人還搞訓練？”

“半個人也要準備打仗！”

劉明遠的回答是非常認真的。我覺得自己問得不太合適，就換了個題，搭訕地問：“你這叫什麼訓練課目？”

這一問，他那嚴肅的面孔，立刻變得開朗了。他說：“是‘火綫送飯’課目。過去，往陣地上送飯，都是挑着担子走，目標大，傷亡大。我一個人犧牲了沒關係，可是黨的任务沒完成，死了也閉不上眼睛。同志，你看，”他放下了切菜刀，擺弄着那竹筐，“有這個玩藝就行了，背上它能跑能跳，能臥能爬，一滴水都撒不出來。”他說得很快活，嘴角上挂着孩子般的憨笑，鼻尖上早已冒出了汗珠。

“太陽這麼毒，也不該大中午練呀！”

“要抓緊時間。這筐子昨天才編好，動作差勁，得趕快把刀尖磨利！”

“你這個刀尖也已夠利了。”

他又恢復了老樣子，切起豬菜，說：“差得遠。我還得向支部作書面檢討。”

听他這話，吓我一跳，難道他犯了什麼錯誤？試探着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指導員知道。”

關於這樣的事情，當事人不願說，就不便多問，反正我今天要趕到前沿去，問指導員就是。於是，我轉了話題：“你練兵嘴里還‘咣咣’的幹什麼？”

他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說：“造戰鬥氣氛。”

我說：“好！你这个背筐做得不錯。我一定把你这个发明創造报道出去！”

他忽然急起来，說：“記者同志，別报道我，还是报道三班长吧！”

三班长我原先也認識，他叫黃四虎，和刘明远的友誼很深。他俩的外形很相似，都是那样魁伟結实，可是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刘明远憨厚，黃四虎灵巧；別人說他們一个是头犍牛，一个是匹駿馬。他俩常常进行思想互助。他俩的互助的方式非同一般，比方說，刘明远有了缺点，黃四虎找到他，厉声厉色，排炮一般打过去。如果他思想沒通，任你“炮火”再猛，他硬是不动声色。等到他“嗯”出一声，才表示他接受了批評。反过来，要是黃四虎有了問題，刘明远找到他，半天一句，零零落落，可是句句有斤两，都能打中要害，最后，还得黃四虎悟着他的意思，替他对自己作番分析批判，刘明远才点头走开。

这件創造发明怎么扯到黃四虎身上了？我問：“是三班长搞的？”

“他克了我一頓。”他說着，把筐子搬进里屋，好象真怕我連筐带人一起写到文章里去。

难道是三班长克出来的？我正想詳細問問，只听門外有人大声說：“怎么用冷飯招待客人？”随着話音，一位彪形大汉，帶着一股旋风，闖了进来。

黃 四 虎

說着四虎，四虎就到，进来的正是三班长黃四虎。他穿着刚落头水的軍服，腰扎黃色帆布帶，背着标准的战士背包，背包上

插着兩顆七百克的教練手榴彈。他風塵仆仆，神采飛揚，腳剛進門，似乎整個房子都響了起來。

沒等我們開口，他先問了：“林干事，又來寫什麼文章？”那聲音清快而爽朗。

我說：“寫你克人的文章！”

黃四虎用眼指着劉明遠，笑笑說：“我只克他，也只有他听我克。”說着放下背包。

我問：“從前沿回來的？”

他說：“前沿？不是！我是從後方回來的，請假探家來。”說着，從口袋裡取出一包東西，交給劉明遠，說是“辣椒粉”。回頭對我說：“這是他最愛吃的菜，嘴唇辣起燎泡，也不抽口氣。”又轉頭問劉明遠，“部隊哪兒去了？”

“前沿。”

“打仗？”

“訓練。”劉明遠象回答我的話一樣回答，似乎多說一字便是偏了我，向了他。

黃四虎聽說部隊到前沿去了，急着動身往前趕。在我勸說下，才同意吃完飯，等太陽落了和我一道走。他脫掉上衣，痛痛快快洗了一番，這才把冷饅頭一切兩半，夾上點咸菜，大口嚼起來，饅頭上象有蜜似的，吃得那般香甜，等我吃完，他也吃飽了。

黃四虎參軍五年了，這是第一次探家。在他吃飯的時候，我問起他家乡的一些情況。不料，他零零落落說不上個一二三四。

我說：“黃四虎，到家光睡覺啦！”

他說：“在家总共只住了三天。”

我奇怪地問：“为啥炕頭沒坐熱就往回跑？”

他不好意思地說：“从报纸上看到，美国鬼子在越南又伸出爪子，在家待不住了。”

我說：“嘿！你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啊！”

他說：“那說不上什么高。其实，这也是蒋介石把我教育的，那个光脑袋，就怕天下不乱，哪个地方一响枪炮，他在这里非把海水攪渾不可。咱們是前綫的刀尖，不能耳聾眼花。”

我指着 he 背包上的手榴彈說：“回家还带着这个买卖？”

他說：“唱戏的曲不离口，練武的拳不离手，当战士的离不开刺刀手榴彈。”話說得真有个气势。

我看看天空也来了点云彩，时而遮住太阳，象一会儿撑开一会儿合上的阳伞，心想：这里离二連前沿駐地有小四十里，只有一条山路，全得靠自己的“11”号，还是早点走吧！我也不敢多嘮了。临走，刘明远从他褥子下面取出两封信，給了黃四虎，說：“这封給党支部，那封給他。”他是誰？給党支部的那封信，莫非就是書面檢討材料？刘明远沒說出来，我也不好多問。我們走到門口，刘明远又对黃四虎說：“前天晚上紧急集合，我慢了半分鐘，你給連长汇报一下。”

我問：“誰来搞的紧急集合？”

黃四虎說：“他自己搞的。現在他一个人，‘自由化’了，什么課目都可以自己安排。”

我被这自觉的革命行动震惊了。可看看刘明远，他沒有絲毫不凡的样子，仍然那样憨厚，板着面孔，默默地目送着早已迈开大步的黃四虎。我心中暗想，这样的优秀战士，能有什么問題向支部檢討？真想早早見到指導員問个明白，不由得脚下加了油。

出了营房不久，我們轉进了山坳。

我說：“黃四虎，你看到劉明遠搞的那個‘火綫送飯’的工具了嗎？實在不錯。”

黃四虎眼睛一亮，說：“搞成功了？”

我說：“人家都在突擊訓練了。”

黃四虎說：“這事你可要好好報道報道。老劉這人，有人說他少個心眼，其實心眼象打靶一樣，邊边角角打上十個眼，不如當心打上一個眼。有人說他笨，可他在‘磨刀’這一項上，誰也沒他精明。”

我說：“又不對了！人家說這事要報道你，是你克出來的。”

他笑笑說：“那是胡扯！”他停了一下，又說，“是這麼回事，那天炊事班搞‘火綫送飯’演習，他們挑着飯菜担子，直來直去地在敵火下行動。演習完了，我和他個別談話，說：‘你那是打仗還是開玩笑，好象你們都是刀槍不入？目標那麼大，行嗎？’他不言語。這人你也知道，不表示態度就是思想沒通。可到底為啥不通？他也不說，全凭你猜。我當時猜他心裡一定是在想：‘挑着飯担子不走還能爬？’我就按照這個意思又說他了：‘敵人聽說你是送飯的就不打你了，也可能子彈長着眼睛，不往挑担的身上鑽。’他还是不聲不响。我心想，他這時一定心裡在說：‘革命就不能怕犧牲。’我說：‘你犧牲了，我們給你開追悼會，你就安安生生地躺着了，全連人可口干肚空在打仗。同志，要用用腦子，想想辦法。’說到這裡，他‘嗯’了一聲走了。第二天，他找我，說有了辦法。不過我回家時候，第一次試驗失敗了，飯可以背着，水就有問題。”

我說：“這倒也有你一份克的功勞，再說，總是你先發現的問題。”

黃四虎又笑了，說：“不對！要說先發現這個問題的还是

他。”說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刘明远刚刚要他帶的那封信。信封上写着：

面交白兰芳同志收 刘明远托

难怪領導上再三強調，採訪的材料要很好地核實！你看，就这么一件簡單的事，還沒弄清姓刘姓黃，現在又杀出一个姓白的來。我对二連的人是很熟悉的，可沒听說有个白兰芳。听名字是个女同志，莫非是誰的家屬？可家屬怎么和这件事扯到一块了？就問：“白兰芳是誰？”

“等等！”黃四虎忽然插进路旁的地里，把一棵被人踩倒的木麻黃幼苗扶正，又培了一些土，象是木麻黃的主人，左右察看一番，覺得它能再活下去了，才返回來，摆开攤子向我介紹起白兰芳。

白 兰 芳

夏天的午后，又是山路，很少行人，整个山谷，异常幽靜，几乎沒有任何东西扰乱我們的談話。黃四虎很健談，只要有時間你听他說吧，一串一串的沒完沒了，只是常常跑題。不过这对我沒有坏处，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綫索。所以，一路上我很少插話，讓他一个人說去。

“白兰芳是我們班的新兵，七月初剛到，是个高中毕业生。你知道我們班武的还可以，文的差得远。我早想要一个有文化的战士到三班，开会作个記錄有人了，編排文娱节目也可以不当‘副班长’了。可是，到了真給我的时候，我又害怕了。怕什么？怕学生兵性子軟，骨头軟，訓練搞不好，打仗上不去。你听！白兰芳，这个名字，就象个女人名字。为啥起这个名字？后来才知

道人家父母缺女儿，从小給他取这个名当閻女养的。

“白兰芳来到班里，我把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观察个仔細。好家伙，脸子白白的，身板薄薄的，眼睛笑咪咪的，沒有一处不是学生派头。他从小就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，方便太多了；出門一招手，車来了；回家一动手，水有了。現在到了我們这里，要用水得自己挑，多远的路全靠两条腿，还要練兵打仗搞生产，他能抗得起摔打？当时我真想給連里打退票。

“有什么事我都是先找刘明远談談，当天下午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談了。等了好久好久，他才說：‘光准你革命，不准人家革命？’这是什么話，誰不准人家革命？又一想，說得有道理，要把人家退回去，不就是不准人家革命嗎？他又停了好久，說：‘新中国是打出来的！’这可費了我点時間，猜了很久才猜到，这意思是：‘新中国是打出来的，好战士是培养出来的’，只是下半句他没說出来，留給我說的。半天又是一句：‘老眼光不能用了。’我猜这話的意思是：說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中国的学生。也对！白兰芳是一九四五年生的，从小学起就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，父亲又是老工人，不能把人家看扁了；就是过去‘家底’薄吧，能有个硬劲鍛炼就行。根据他这三句話，我把它連貫起来，作了一番檢討，他才点头作罢。

“我下定决心，白兰芳就是毛鉄，也要帮助他炼成純鋼，打到我們二連这把尖刀的刀尖上。碰巧，那天搞紧急集合演习，半夜号声一响，老同志三下五除二背包就打好了，只剩下白兰芳还在那里忙活。副班长急了，要替他打，我制止了，說：‘将来你还替他打仗？’白兰芳一楞，急急忙忙地打好背包，到底还是拉了全班的腿。我們三班的集合动作从来沒落后过，这回虽說上級沒有批評，班里有的同志脸上可挂不住劲，說了句把怪話，白兰芳自

己也气得鼓嘟着嘴。第二天早上，他飯也不吃，在宿舍里把背包打起来，解开，打起来，又解开。我喊他吃飯，十声沒換出一声。見这个架式，我是又高兴又担心，高兴的是小青年还有火性，只要今后用到正地方就是宝；担心的是脸皮太脆，象鸡蛋壳碰不得，怕他經不起摔打。我打算吃过飯找他談談，誰知剛放下碗，連里通知要我到团里参加郭兴福教学法集訓，只好草草地向副班长交代一下就走了。”

边走边談，不知不觉已經走了一半路程。黄四虎見我汗流滿面，就把他的毛巾递給我。我抹了把汗，又催他繼續講下去。

“在团里集訓了三天，回来时正赶上吃飯，我想飯后找白兰芳談談。誰知他飯碗一放，人不見了，別人說他和刘明远到操場去看对刺去了。我找到操場，才知道連长在摆擂台。我插进人群里，向四周扫了一眼，看到刘明远和白兰芳肩膀靠肩膀，蹲在一起，白兰芳还常常和刘明远講两句話，挺亲热的。連长的刺杀技术真有几下子，九班长上去，鬧个二比一败了下来。連长把护具往头上一推，說：‘誰还敢来？’我看到刘明远用手捅了白兰芳一下，白兰芳‘呼’的一声站起来，把帽子甩給刘明远，走出來說：‘我敢来！’吓我一跳，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，大家也都笑了。可是他也不管你笑不笑，穿上护具，也沒个对刺前的礼节，端起木枪就向連长捅去。連长沒有准备，只听‘咚’的一声，倒也被他刺中。裁判員一班长說：‘不算，我還沒說开始呐。’白兰芳說：‘現在打仗沒有宣战的。’这时我看到刘明远蹲在那里笑了，笑得象个孩子似的，年輕了十来岁。連长也笑着說：‘說得对！我麻痹大意，今天輸給你了。不过，你这一枪不够有力，突然袭击也要厉害点。’說着，連长要脫护具，白兰芳說：‘別脫，还有下一枪呐！’連长說：‘好！’两人又干了起来。他那是連长的对手，連长

沒使大勁，白蘭芳就被刺倒了。他看看劉明遠，劉明遠對他丟了個‘再干’的眼色，只見白蘭芳爬起來說：‘再來！’你看，他真還听劉明遠的指揮吶！見到白蘭芳這般勁頭，我心里很是高興，跑過去拉住他說：‘明天再來吧！走，咱倆談談心去！’

“往回走的時候，我問他：‘你还生我的气？’他吃惊地問：‘生什么气？’我說：‘緊急集合那天晚上……’他笑了：‘班長，那是我的錯。你說得對！不那樣練不出刀尖子。以後你尽管放心地錘我吧！’你說遇到這樣的戰士咱还有什么可談的。可他的思想到底是怎麼變化的呢？從他的團小組長嘴里，才知道我走的那天，劉明遠就來找他談話，第二天又找他談話，第三天兩人就變成了朋友。究竟談了什么，白蘭芳向團小組匯報時說過一星半點，說劉明遠指着地圖對他說：‘咱們住在福建前綫，解放台灣，要打先鋒，敵人來犯，首當其衝。咱們連是出名的“尖刀連”，人人都要爭取當前綫的刀尖，不當刀背。’你說劉明遠不會說話？他對新戰士教育还真有一套！他也会找事干，見我不在家，倒替我做了不少思想工作！我去感謝他，他倒火了：‘替你？你替誰？’這個人，他作了個好事，你就不敢說他個好。”

看看已經接近目的地，黃四虎還沒講到本題，我只好截住他的話，問：“他到底是怎么发现了炊事班的问题？”

黃四虎笑了笑，說：“看，我倒忘了。剛才不是說那天炊事班演習‘火綫送飯’嗎？我們都在看，誰也沒講話，忽然背後白蘭芳說：‘那么大的个头，象根電綫杆子，不暴露目标：这可成不了刀尖。’我們這些老兵，看慣了，总觉得挑着担子不能匍匐前進。听他這一說，心里‘格登’跳了一下，心想，說得對啊！這我才去找劉明遠談話。”

這時，我才想起了，劉明遠要向支部作書面檢討，大概就是

为了这个事！

說話間，我們走進了一個小盆地。一片綠油油的晚稻，對着盛夏的夕陽眨巴着眼睛。忽然，遠處出現了一隊挑担子的隊伍，約莫二三十人，在田間土埂上迅速地向山莊走來，遠看就象在稻田上飛也似的。

黃四虎說：“這是連里上山打柴的人回來了。走！咱們趕過去，說不定白蘭芳在里面。”

主 題 歌

隊伍很快地靠近了。這時，只听有人喊了聲：“三 班 長 回 來 了！”只見大家停了下來，放下柴担，一齊向我們招手、吆喝，那個高興勁沒法形容，這人一句，那人一句，使黃四虎回答都來不及。可這是三排的戰士，白蘭芳沒在里面。熱鬧了一陣，我們插進隊伍，隨着大家一同進了村。

二連在前沿沒有營房，是分散住在群眾家里。一進村就是一番熱氣騰騰的練兵景象。戰士們有的在練射擊，有的在拉繩練臂力。有位戰士在練刺殺，頭上的汗水，下雨一般；那練刺殺用的草靶子，已被他刺得稀爛。

黃四虎指着那位剛才練刺殺的戰士對我說：“介紹一下，這位就是白蘭芳。”

我仔細地看了他一番，身體雖說細瘦，臉色已是黑紅，不見黃四虎說的学生派頭，外表上已和老戰士無大區別。

黃四虎問：“白蘭芳！還和連長‘再來’嗎？”

白蘭芳說：“還再來，不過他可再也搥不倒我了。來！班長，咱倆試試。”說完，就要去拿護具，別人怎么阻攔也不行。